

正續通鑑論經世編

武進陳致祥
題簽

和甫

武進陳致祥

PDG

通鑑策論經世編卷之十

栢鄉魏裔介貞菴纂

熊遠論時事三失

晉元帝大興元年

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為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自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推。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時之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爭辯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奸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按晉人惟尚門族。寒畯之士罕得進用。權貴犯法。寬縱不治。州郡孝秀。不試而署。更此皆紀綱不整之大端也。遠之此疏。切中其弊。其後秀孝乃試以經策。有合古義矣。

陶侃恭勤綜理

晉明帝太寧三年

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

取其酒器捕搏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擄捕者牧猪奴戲耳。老壯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孰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藉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積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儲竹頭作丁裝船，其理綜微密皆此類也。

按晉之風俗靡弊極矣。侃以勤厲矯之，是以克有成功。

溫嶠推陶侃為盟主。

晉成帝咸和三年

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強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請荊州還陶侃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顧命為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蔡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為攜貳耶？宜急遣信。」

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卽兵詣嶠。有衆七千餘。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大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唇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項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退。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愷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固有容足之地。侃深感悟。卽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

按嶠忠義所發詞旨慷慨。再造晉室。竭其力也。陶侃爲國方嶽。不急君父之難。再三邀致。乃戎服登舟。蹇蹇之節。有遜心矣。

溫嶠留陶侃破蘇峻

晉成帝咸和三年

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侯東西攻掠。所響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珍賊。不為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先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凶惡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杜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以身以謝尤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無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住者杜稷。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畏。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實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之食。侃遂留不去。庚午戰。峻敗。馬斬首。

按溫嶠陶侃合兵討峻久而無功。侃有去志。侃去則嶠孤軍必敗。峻勢益張。侃雖據上流。其能保乎。嶠之詞嚴義正。足以悚動陶公。而毛寶李陽皆有忠烈之氣。至於燒峻積聚。尤為急著。此與曹孟德官渡之意同。大抵兩軍相當。非出奇無由制勝。而餉者三軍之命。尤不可少有疏虞也。和克在和。晉之亡。嶠之功鉅哉。

陶侃滿盈自懼

晉成帝咸和九年

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雍梁交廣益甯八州刺史印傳檄戰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愷。期加督護。統領文武甲寅。輿車出臨津。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愷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乙卯。覺于樊谿。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侃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按侃之用兵。雖不及孟德。而忠順勤勞。則亦孔明之流亞也。石頭之役。以不預顧命。少有遲回。不及嶠之奮發。然卒討賊立功。過而能改。不足為病。鑑語謂觀侃在西。潘願未豈有非分之圖哉。晉記所記決指之事。折翼之夢。蓋庾亮之黨傳致之耳。愚甚然之。宜其孫淵明復為

千古高人也

顏含論性命

晉成帝咸康四年

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論者以王導帝之傳師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隆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隆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問馮祖思問倭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下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而卒

按性命之理世多惑於其說而不知其理之所由然夫命者運數之自然性者天理之在我人能修在我之德而順理然之數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居易以俟自天佑之矣紛紛卜筮有何益哉觀顏含數語可謂深有見於性命者故以郭璞之善筮而含不欲為之享年九十有餘洵可謂知道之士也

劉翔論江南士大夫

晉成帝咸康中

乙卯以慕容皝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

酣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沈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寒謬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詔遣兼大鴻臚郭悌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於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按江南士大夫奇偉者固多。然居山水秀麗之地。聲伎柔曼之鄉。往往有肆情縱欲。以晏安為鴟毒者。如江總孔範之於陳。韓熙載之於南唐。賈似道之於南宋。蓋染於流俗而不能自拔也。然國家氣運成敗。在於臣子賢愚。臣子泄泄沓沓。國事將何濟哉。觀劉翔所言。足令江南士大夫愧汗浹背。而謂巴蜀為形勝。尤知兵勢中護軍謝廣。勉強為辭。豈真有擒石虎截李壽之略乎。桓溫才智過人。克蜀之舉。足為江表吐氣。而臣節又不終。生民之塗炭。無時而已也。哀哉。然劉翔之議論如此。江東無其比已。

桓溫伐蜀

晉穆宗永和二年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畧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

者。於胷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巴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幸也。論者怨大軍既西。胡必關觥。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喬環之子也。十一月辛未。溫師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以留事。加撫都督梁州之西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為前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必不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溫終事制朝廷耳。按桓溫伐蜀。得袁喬之力為多。喬之所論。與司馬錯之議正同。亦由李勢無道。中外離心。故敢冒險而進。假如勢守禦有素。上下協和。則溫亦未易入也。大抵伐人之國。必先察其君之昏明。故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溫與喬具知此矣。然彭模之戰。棄去釜甑。笮橋之役。矢及溫之馬首。非袁喬之謀勇鮮不敗矣。入虎穴得虎子。惟在乎將帥之得人耳。蘇老泉云。鄧艾總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用兵者其亦詳審於彼己之間而可歟。

俞歸論張重華不宜稱涼王

晉穆帝永和三年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平西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台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人臣留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晉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別之乎重華乃止

按此等文字逼真左邱明矣俞歸可謂不辱君命

王猛見桓溫談世務

晉穆帝永和十年

北海王猛少好學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拔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版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君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

於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為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

按王猛之才不亞於桓溫溫雖北伐但欲伸威境外以懾服江東非真有弔民罰罪之志也故猛之言曰百姓未知公心蓋已窺其隱矣溫欲與俱還猛辭不就蓋知溫之不能用己也假若溫有諸葛武侯之忠猛寧不盡衷以就之乎

孫綽諡謚遷都洛陽晉哀帝隆和元年

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 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流播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且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蹙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什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為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

綽楚之孫也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時朝廷憂賊將遣侍中止桓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逆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

按晉之兵力人力可以恢復中原因君臣宴安原無報讎雪恥之志故甘心江表桓溫請遷都洛陽其意非不壯然亦未見果有成算王述之言得其情矣然遷都雖未可遽行而遷都之謀則又不可一日而忘也神州陸沉百年丘墟以偏安江左為得計當事諸子豈不有愧於桓溫哉

謝安王坦之盡忠輔衛

晉烈宗宣
康元年

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及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懼失色坦之汗流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卧於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

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按自古強臣移人國祚，必有奸臣內應。如劉歆、華歆、賈充、崔胤之徒是也。乃謝公之從容雅量，生死富貴置之度外，溫固心竊服之，而息其妄念矣。夫以坦之名流，且倒執手版而安從容談笑，消弭禍變，則安之鎮定誠未易及也。

秦苻堅違眾議謀寇晉

晉烈宗太元七年

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寧。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壁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大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監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舍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

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靈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言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強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闇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為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

堅衆違

按晉未可伐。其理甚明。符愼諫殆天奪其魄也。權翼行融其尤為灼見乎。

謝玄謝石等大破苻堅

晉烈宗太元八年

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為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金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廉陵相劉牛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真。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弋及陽太守王詠。以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

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勦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車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驅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陳前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走單騎。按淝水之戰。說者以為晉微天之幸。不盡然也。夫晉之君臣和睦。未有失德。此固天之所助。而謝玄謝石劉牢之等。謀勇兼備。實皆名將也。夫兵之勝敗。前鋒最要。秦將梁成阻澗為陣。劉牢之直前渡水。擊成斬之。士卒死者萬五千人。秦人固已奪氣矣。及逼淝水而陣。又中謝玄之謀。犯兵家之忌。蓋晉兵渡水。則其氣自倍。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況秦兵一退。不可復止。平日之紀律安在乎。人徒知玄石等淝水之戰。不知玄自廣陵救三阿。敗俱難彭超。

敗之盱眙。又敗之君川。固秦人之所深畏也。倘非朝廷有謝安。邊廷有玄與石。彼懦弱之夫。望風奔潰。天即欲助之。何以助之哉。安與玄石。再造晉室。而不矜不伐。勞謙有終。易之所謂。大車以載者也。晉室名臣。此為第一。流嶠溫陶侃王坦之彪之次之。若王導者。心術未光。烏可與之比肩也。而或者以安屐齒之折。言其矯情鎮物。鑑註以為大兵壓境。一戰而敗。之安得不喜乎。嗚呼。洵可謂之偉人哉。

劉裕起兵討桓玄

晉安帝元興三年

劉裕從徐充二州刺史。安成王桓脩入朝。玄謂王謚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玄以桓弘為青州刺史。鎮廣陵。刁逵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弘脩之弟逵。彝之子也。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逵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道。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是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擄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按桓玄本非雄豪之才。但以席伊父之餘勢。妄誕狂逞。值道子昏庸。元顯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迷謬失措。遂妄思禪代。竊窺天物。登御座而床忽陷。已知天之不假易矣。猶且矯僞苛細。好自矜伐。土木繁興。朝野思亂。迨劉裕之義旗西舉。玄已心膽欲墮矣。尤可哂者。輕舸所載。不過服玩書畫。鞭馬西奔。自作起居注。草心著述。宣宗遠近迂濶如此。几上之肉也。江乘之敗。玄問吏部郎曹靖之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夫以桓玄篡逆而獻諛之徒。乃比之於堯舜。是則佞臣。纖夫何代蔑有。徒見遺書史垂戒將來。有國家者。所以貴遠夫巧言令色孔壬也。

劉裕伐南燕

晉安帝義熙五年

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瑯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而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三千循海而出。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哀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恃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湯。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僞軍乏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